



论俄乌冲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与重塑

吴肇柯¹, 谭 勇^{2*}

(1. 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2.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 冷战终结之后, 以美国作为首的西方阵营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作单极体系的核心表述, 尝试用西方掌控的排他性规则替换以《联合国宪章》为根基的普遍国际法体系。自 2022 年爆发并持续三年多的俄乌冲突成为该秩序转变的标志性事例: 冲突既凸显西方所谓规则的双重标准与霸权实质, 也在地缘政治、能源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等多个方面撼动单极秩序的存在根基。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冷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发展脉络, 分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内在冲突, 结合俄乌冲突之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 尝试研究国际秩序重塑的多样化实施路径。

关键词: 俄乌战事; 国际秩序; 单极方案; 多边主义

收稿日期: 2026 年 3 月 29 日

中图分类号: D518

通讯作者: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On the Challenge and Reshaping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o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u Zhaoke¹, Tan Yo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western camp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ed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e core expression of the unipolar system, and tried to replace the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with exclusive rules controlled by the West.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in 2022 and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became a symbolic example of the order transformation. It also shakes the existence foundation of unipolar order in geopolitics, energy patter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f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the Cold War, and tries to study the diversifie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after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Keywords: Russian-Ukrainian war; International order; Unipolar scheme; Multilateralism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引发至今的“俄乌冲突”深刻改变和影响

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各方势力的角力也在重塑世界和改写国际秩序规则。截至 2026 年 2 月, 冲



突已造成近 180 万人伤亡,超过 700 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2026 年 3 月,乌克兰无人艇袭击了俄罗斯民用船只,战火首次从黑海延伸至地中海,冲突范围进一步外溢,使得周边局势和国际秩序更加紧张。

一、冷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缺陷

1991 年冷战终结之后,西方学术领域以历史终结论作为理论支撑,把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塑造成为普世治理模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成为其核心话语方案。与二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违背,西方语境里的规则自其诞生之时起就带有霸权意味,即规则制定权长时间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适用领域显示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等级方案^[1]。西方阵营假借民主推广和人权保障之名行“新干涉主义”之实发动了 1999 年的科索沃空袭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等标志性事件^[2]。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权益受战后国际规则严密限制。挪威政治学者格伦·迪森(2025)表明,此秩序实际上是主权不平等的霸权体系,基于意识形态说辞掩盖双重标准,把西方利益置于普遍国际法之上^[3]。

这一秩序的内部矛盾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不断积累:一方面西方基于民主峰会、意识形态同盟机制等途径强化规则的排他特性,把意识形态差异明显的国家排除在治理框架之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兴起对规则的垄断地位构成实际挑战——2023 年金砖国家扩充至十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量在全球所占比重首次超越 G7,这一改变显示非西方阵营已拥有重塑秩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根基。截至 2022 年俄乌冲突发生前,这一秩序的合法性根基不断弱化表现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展现出常态化的特点,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功能性的停滞状态,中小国家的安全要求难以基于现有机制获得有效回应^[4]。

俄乌冲突中,各方与主要利益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立场分化明显,各自站队形成支持协作与制裁对抗的利益关联,且演变为一场多方利益交织的复杂博弈,如图 1 所示。

(一) 俄罗斯:地缘安全、国家稳定

俄罗斯为阻止北约继续东扩,需要在俄罗斯

本土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带成为基本诉求。一方面俄方坚持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实际控制着克里米亚及乌东四州大部分领土并要求乌方予以承认。最终寻求在全球博弈的国际关系中维持均势。俄乌战争导致军费支出高居不下,遭受西方阵营数千项制裁,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形象受损,与西方关系陷入冰点。

(二) 乌克兰:主权独立、西方支持

俄乌冲突直接关乎国家存亡乌克兰,领土问题是其红线,核心诉求是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希望被欧盟接纳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直接需要而寻求加入北约得到等等的集体防御承诺保障领土安全。但随着俄乌战事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经济实力难以为继,军事上高度依赖西方援助,自主作战能力后续不足。

(三) 美国:军工获利、遏制对手

通过提供援助让冲突持续和升级,既消耗俄罗斯实力,又能借此强化对欧洲的控制和北约团结。对乌援助资金大部分流向了美国本土的军工企业,使得美国军工复合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成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既得利益获得者。

(四) 中国:推动磋商、维护和平

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始终围绕《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四个坚持”(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坚持反对火上浇油的行为、坚持关注民生与人道救援),成为推动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力量,积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食品、药品、帐篷等物资在内的人道援助,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

(五) 欧盟:能源安全、地缘稳定

尽量减少依赖于俄罗斯能源,推进能源多渠道、多样化转型;维护欧洲安全稳定,严防冲突蔓延至欧洲大陆;与美国形成竞争合作关系,并通过支持乌克兰提升欧盟国际影响力和促进欧盟内部团结一致。

(六) 北约:军事强化、加速东扩

强化集体防御机制和内部团结,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合作,提升军事威慑力,构建全球安全体系;随着芬兰、瑞典于 2023



年加入北约，北约成功扩大北约成员国范围且成员国数量增至32个；美国也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导地位。

同时，持续多年的俄乌冲突客观上促成了相关地缘、能源和经济方面的第三方获利者：土耳其通过吸引俄乌两国的富人资金流入推动了当地的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发展和向乌克兰出售

无人机等武器获利并提升了自身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挪威、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增加了能源出口收入；印度通过低价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加工后高价转售给欧洲国家赚取巨额差价外，扩大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获取先进武器技术并填补黑海粮食出口停滞的缺口占领非洲粮食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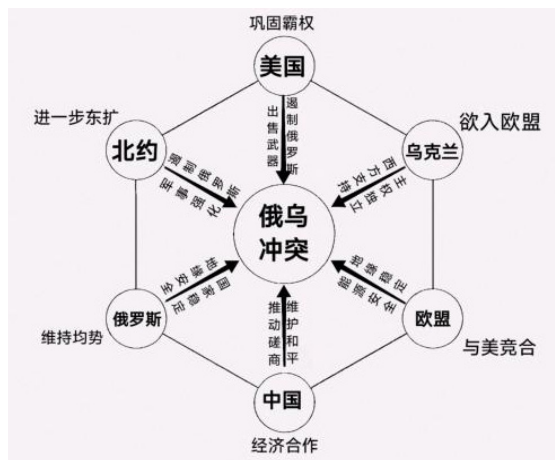


图1 俄乌冲突主要利益方关联图

二、俄乌冲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冲击

（一）击穿“规则至上”的西方叙事谎言

美欧针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这一行为完全背离其宣称的市场经济准则：冻结俄罗斯央行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没收俄罗斯公民的海外资产、把俄罗斯银行从SWIFT体系中剔除，其本质是将经济规则当作工具来使用^[5]。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3年美国在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却未遭到规则秩序的惩处。这种双重标准让国际社会清晰地认识到：西方规则实际上是霸权的遮羞布。

（二）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格局

身为全球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家、第三大石油出口国家，俄罗斯的能源反制行动直接对欧洲能源安全构成威胁：2022年3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至每桶130美元的高位，欧洲天然气价格相较于2021年上涨超10倍。欧盟只得把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比例目标由40%提高至80%，并且大幅提高从美国进口LNG的数量——2023年美国向欧洲出口LNG的数量相较于2021年猛增

210%，顺利替代俄罗斯原先占据的40%欧洲天然气市场份额。这种能源格局的重塑实际上是西方掌控的能源贸易准则的崩塌：以成本最优为导向的市场法则被以意识形态为先的政治法则所替代，进一步促使全球供应链走向碎片化，撼动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基础^[6]。

（三）西方安全秩序脆弱性开始显现

冷战结束后，北约不断进行东扩，其安全逻辑一直是把自身安全建立在挤压其他国家安全空间的基础上，俄乌冲突正是这种绝对安全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冲突出现后瑞典、芬兰陆续加入北约，北约成员国军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1.7%提高到2025年的2.4%，欧洲安全对抗形势达到冷战结束之后的最高点^[7]。但是军备扩充陷入安全困境的不良循环：根据2025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欧洲常规武器的部署规模相较于2021年扩大75%，军事误判的风险提高3倍。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西方具有排他性的安全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冲突制造机制，难以给世界提供广泛的安全公共产品。

（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和平



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独立自主及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并推动“南南合作”,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与响应。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证明,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发展中国家能够依靠自身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现代化,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和忠实的维护力量。

三、后俄乌冲突时代的国际秩序重构

俄乌冲突给旧秩序拉响警钟,同时为新秩序的产生提供历史机遇。当下秩序重塑展现出多轨并行、多元共治的明显特点,单极霸权正逐渐被包容多边的新秩序所取代。

(一) 联合国体系核心地位的回归

在西方单边制裁引发的混乱局面下,发展中国家大多呼吁回到《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主权平等原则。202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国际日决议以压倒性形势获得116票支持,51个国家反对,6个国家弃权,这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普遍国际法的广泛认同^[8]。在此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呼声更加强烈,2025年巴西、印度、南非、尼日利亚这四个国家共同提出的扩容方案得到超120个国家的联署,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了明显提高。

(二) 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成为重构核心平台

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非西方体系已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预计到2025年,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会突破5000亿美元,其数值超过世界银行在同一时期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的融资途径,有力地打破西方金融规则长久以来的垄断局面。这些机制一直秉持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的准则,和西方价值观小圈子构成明显反差,给全球治理提供全新模式。

(三) 以美元为霸权地位的经济体系开始崩塌

二战后美国拥有全球75%的黄金储备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

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寻求全球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并1973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美国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下沙滩确定以美元作为石油唯一结算货币;主要产油国也将美元储备投资美国国债和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通过SWIFT系统和CHIPS清算网络构建起全球美元支付垄断。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大量购买国债,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通过发行大量发行国债获取廉价融资导致美国国债总额2026年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利息支出超年度国防预算,债务与GDP比例已达130%,远超国际警戒线,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根本挑战^[9]。2022年美国打破“外汇储备不可侵犯”原则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直接导致俄罗斯要求国际市场上购买该国石油必须以卢布结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开始尝试以人民币结算;全球央行加速多元化储备。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疯狂对贸易国大幅度增加关税的贸易战加剧,截止2026年1月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降至56%,为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

(四) 新全球治理规则的生成

在数字治理领域,2024年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数字治理合作倡议》得到80多个国家支持,多边、民主、透明的准则正逐渐取代美国互联网自由的单一表述;气候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广泛认同,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西方发达国家首度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用以弥补过去十年未履行的承诺。规则制定的权力正从传统的西方大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发生历史性的转移^[10]。

四、结语

俄乌冲突意味着冷战后单极格局走向结束。西方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其霸权特性与双重准则,与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的全球治理背道而驰。未来国际秩序必定稳定在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遵循主权平等、包容普惠的理念,由各个国家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不是由少数国家独占利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抓住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的历史机会,积极促进国际秩



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最大程度抵制霸权主义和消弭区域冲突,进一步实现全球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李可心. 突破西方中心论: 对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的反思[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3): 1-11. DOI:10.13710/j.cnki.cn14-1294/g.2024.03.001.
- [2] 许秀梅. 论美国新干涉主义及其影响[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3] Glenn Diesen. The US is attempt to substitute international law with its own distorted version [E/O]. (1 January 2025) <https://newkontinent.org/how-the-us-tried-to-replace-international-law-with-its-own-twisted-creation/>.
- [4] 戚建国.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百年之变——百年大变局战略观察之十一 [J]. 雷锋 2024(11): 26-29. DOI:10.19564/j.cnki.leifeng.2024.32.015.
- [5] 陈华; 李鹏飞. 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基础、路径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贸易 [J]. 2022(09): 87-95
- [6] 王永中 等. 全球能源新棋局 [J]. 世界知识, 2026(03): 12-13.
- [7] 张吉南, 张乃千. 北约, 扩军备战何时休? [J]. 军事文摘, 2024(11): 7-10.
- [8] 联合国大会第79/293号决议 UN Doc.A/RES/79/293 [E/O]. (16 June 2025) <https://www.un.org/zh/ga/79/resolutions.shtml>
- [9] 王艳红. 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成因、影响与现实借鉴 [D].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2011.
- [10] 荣鹰, 姜志达. 全球治理变革及挑战 [J]. 和平与发展, 2026(01): 22-47+177+183-186.

作者简介: 吴肇柯(2005-), 男, 汉族, 陕西宝鸡人, 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语言文学在读本科学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谭勇(1981-) 男, 汉族, 四川达州人, 博士,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语言服务及 ESP 教学。